朱太復文集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一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上印川先生潘司寇書

昔者偃禾起禾之變天以顯姬公流言之無他故成王光昭令業實有大風之助焉今四方河洛之思棟榱之懇積於臺下解組之後五季矣夫古唐帝四姓之臣其功德食人者皆享子孫千餘年之祀臺下活民於魚鱉者國之半而身蒙不賞退處天豈有意雪

之乎故河崩之灾庶几偃禾

主上賜環之典無異新迎臺下故當拜表即行耳竊
聞大臣之義國家有事不得自便天生豪傑蓋將以
平世患也臺下數載荒度之功既已見矣語曰治穡
者錢鎛而播之耨耰而穫之臺下業始予之而恐不
終成之乎夫伊耆之世最多才任水惟二人然陶子
以五歲行土功歷 山海號神異之童則但可佐禹從
事耳夫亦天授所 剛世運人材故不可強合 中朝
耳目睹記具在海內又豈有五歲之聖子而老成宜

望元功如臺下不任誰爲可任者臺下一出應天心
告異之象著
主上録舊之恩內復玄圭之績外答東山之望此千
載一時也夫姬公起不利之口人不謂擅安居東之
遜人不謂吝趍出郊之復人不謂貪老臣任國去就
無私今日天下之士故望臺下師此義耳長春戚里
後進然繫心臺下有年不敢後於蒼生一朝信志實
倍常慶固欲跣趍階次口陳前義展轉復思終自以
不祥之人爲忌是以望風九頓上記如此惟臺下賜

察

寄俞瑞洛御史同年書

側聞門下茂貽古道　廷論歸直臨江而下臺風肅然丈夫當此遇立義信節報

主之秋也至慶至慶然僕竊謂今之諫者率二端將為周廩危言和衆養望而持官乎有氣男子且咲之抑張膽亢言詆訶觸

主上而蹈禍乎無益耳於不顯之義又不然若使陳伏納牖義出和入下被采而上無忤從容居職盡乎

奇抱而坐收功曉人不當如是耶此鄭公所以百十疎而無罪也門下義任溫厚四方繫心方今災祲徧寓天下嗷嗷而横求侈出令奉不給雖有達人任士長慮無誰何則選望狼顧而自保若此譬如人神眊精竭徒以彊陽客氣旦夕未斃然而四肢厥直榮衛日枯恐一日卒爲惡中不可救也弱夫延息勇士暴亡門下籌此定多石畫昔伍舉茅焦起口諸人極刑之後一語立悟世著休聲夫同鑿而先入者非其銛善耶故愚弟望門下稱回天不望門下壯折檻也義

交夙期千里懸跲故托致下頒無謂小官開口狂舉
則幸矣

上宮廉蔡陽黄座師書

門士濟濟半躋華膴長春斬刻野處又二季而始畢
則積薪在上矣行道猶然惻心況門下之私人乎古
賢千鍾不受之慕春非敢忘此於親自以揚名之務
未宜異於死生則撫壯獨悲在是耳老師閣下標譽
金華奕為儒宗
聖意所注大拜不遠春躬受國士之許不及與時儒

驚下效鞭策駈馳之微勲而猶且當潦倒十餘年滯
下吏百里之任勞亦細耳何足對揚休光賛顯相萬
一之業乎骯髒鞅望殊不已已自天性雖好潑書尤
甚不甘堅瓠無用迂儒之習憂坐三年即有不釋卷
之名徒多記醜無所試於世乃覺憒憒為蠹耳所以
信民人社稷之學亦自未安聖人直慮其末也今年
目大水漂徙淵地嫪踣昊父老以為百年未見由此
想諸方灾祲、國事荒雜
主上不舉豈臣子偷晏之日顧無從自請效虛懷獨

飽之歎竊計荒政如薄徵以下皆所以待有業懷土之人當時周法編戶井處民各有分後世至今浮民多於産戶

主上蠲賫之仁不與沾而自又無積易散流冗動至萬萬此安得不仰食於上故常以食之無法則生爲死耳獨計活此他産資以上之家猶易也因條議滑一萹爲其里計如此未必可行天下敢呈之門下惟老師財教適家事遽遺留神百稽敬謝私感難盡

與黃復常水部郎書

五載長别友道所悲令足下棲遲已數月矣哀人
若弟聞者何免遺迹之誚然哀人自去歲入夏來四
月抱病支離兩月家難勞瘁神理消亡幾矣清風朗
月虛付慨歎改歲粗畢諸務改將尋足下於林中㸔
數歲絶倒使者来言星駕且㸔矣又以敝邑令公召
當行民理當攀轅一送因不得赴會深思古人挾琹
皓飲刻日炊黍高風義舉起千世雅交之氣此獨何
人而令僕以有氣之士負此嘶於足下羞為来世所
數奈何當今文士多岐僕嘗記足下四年前荅書盛

稱壯志且潑六藝涉二氏又且遊觀叢奇以著一代不朽是於兵家所謂擣巢奪壁之戰不與搴旗磨壘同科舊偉足下語欲相賈勇共濟每每遭造物妒人非勞即憂即病在官不皇在家不皇他日致家又必不皇雄腸坐銷故步日退已覺潘年二毛冉冉老至矣友如僕者當受難與為仁之罪足下少年得天選之形榮名美業叢憤自壯即可無前絕葷近日所就如何能一叢覆示之乎甚恨不得拂塵一權千古短長明歲嶺借醍醐一杯與足下班草譚都亭之下不

盡不盡。

致遂昌司理許我箴書

予舜曰志之所存雖逖而親其在今則我四方兄弟之誼乎壞割雲散歲久音隔其於情神之致無所適也昔春官三月聯步孤弟所頌色笑談燕豈同異人而更以冗坐窮廬之恨遂計棒華之寵何能無羡之飛乎　世清網羅論重熏縑長者所過留總遺福抱響固然大善大善孤弟卧吳過三歲矣坐畀可算諸丈內遷者幾三十人今王裴清簡之望當前揄是

下他日懸木鑑拔人倫　中朝清明盛業之助也意
孤弟將受鑑銓補劇之恵乎俗諱者云朕大布而嚴
則無靡辱之慕由弟念之生既以徹廢闈之福鑄風
外班之臣行㳒滑幸承
天予顧報所出之榮恩又不敢蹈一慟毀骨之光孝
則謹奉委形盡悴樹伐爲圖遺後揚名之務似無恃
千鍾之戀焉弟識居近沛附郡兩侯皆兄弟也然三
府公事相對無過十餘韜杜門畫地詩書自遣耳他
衙府往還更多迎謝之辭歷觀保此徹尚嫺爲俗吏

然畸人素腸可以遠對知已故湧縷及託女翁施君
左官之遊寄見相憶耳不盡長懷

寄錢惟凝南吏部郎書

聞者不見十年於此矣不聞問五年於此矣往者舒
附楚南不佞弟官一歲無遣一介行李問使君之居
嗣奉董務則母大人病亟且扶掖而下還矣還則纍
纍苦上餘生安所知俗償戕又禍以二人踵歿三歲
三喪平生有情之淚揮袖殆盡日夜塊處于形支離
骨卧城邊四立之僑居內者抱終天椎牛不待之恨

外者感時艱屢憂中熱之望中者撫壯惜陰不堪五秊餘坐消髀肉之悲前有三十年蹇産家世之歎後有半生憤烈任俠功名之懷故人知我豪士堪此乎僕本頓儁連秊以悔禍杜門求免請造招權之口遂為里俗大瓠之棄門有廷尉之羅逕絶羊求之客每念馮公趍市達言但付慨息當時同舍張陳之交欲結附共濟椎心今見故人無負矣列郡謳歌華秩清望足為吾黨張幟如弟一歲作吏五歲家居十歲未淂遷此即有奇安施坐而老耳故人肯憐之乎儻信

絶跡之氣挾山公之知僕猶未為不堪懶人也犬馬區區立能自效足下視僕豈鄭當時候應侯者哉私中不盡惟故人垂鑒

與鄭光升書

黄山人經世高士抱白駒之節于茲僕因足下交數年娓娓闤闠之中空比櫚耳難以日接叩發洪鐘無論維物武庫惟是尉繚翼奉甘石之奇私實有意焉昔陶貞白以一事不知為耻此三家用非小物理關經世雖以由學多秘至言不傳要在知解遇耳然則

圯上無授而枕中將絕乎嘗恨吳範趙達堅自神秘便爲孤學應亦闕澤諸公未得如子房所致古來妙伎坐此沈落必衆志士所短氣廣陵散何寥寥也念此心熱昨見北固王孝廉五百里馳書從山人借秘册山人慨然拈付此意高踔不下中郎僕欲因緣請從此例恐山人疑我漏也故要足下始終其事從臾問之許我者須先發篋別當虔求面命山人知我有氣人豈忍以伏稿相待哉

寄答黃禮甫比部故侯書

昔君侯在時部中懷頌者半耳君侯行而聲曰以揚
故半言不便者亦來言便慕動鄰壤陳者反衣於春
雖時漵使然亦大賢之愷敏寔白於衆也門下異幹
卓致爵不同塵此氣當求之古今世滔滔所難抑或
以矜鄙曠儀時齟齬拈吝然大德不和高木摧風理
固然也門下保此氣尚望以砥柱天下何談一邑哉
不佞僕四季附在市民所熟英風彌深緇衣然曩所
以塞門畏足豈真習元卿之高避安邑之累如足下
云大賢不屑者哉大飯不拾遺貉遠途不安矩步僕

黄

自知此小小隱士郎耳丈夫磊磊非常倜儻跅弛之是務何取於此名乃敢慢高於足下哉家世百罹內難薦作哀亡悔生無所自容因以踈世如麋人耳目僕素有文癖志大學疎今已壯矣不及此窮愁幽通之暇發憤卒業壓成一家之計他日涉世憒憒頂毛蒼蒼又何如悔復及哉是以矻矻上希廣川下帷絕跡意將勤補拙之計不意多病多憂復以曠日皇皇猶然捋腹禽行之人也進無懋庸退無文采老期忽至功名難成此安可向門下豪士道哉足下來諭告

我嵌篋之事意長力勇甚佳甚佳然僕不敢領足下
為今人之學今人心銳器小好名避勞曾勦拾佢仃
無積年之辛苦而居然傲倪道在矣其行近鼠其名
近盜竊取掩天下半聾瞶之眼耳揚揚自得計仰不
媿古俯不圖後此雖駈一世而萎然尸祝之僕不敢
信也削棘木者累日鐫金石者累月揔角突弁詩人
刺無序也學何不然有朝種樹暮乘陰則農夫笑之
矣士貴成名千秋之事耳竭一生之力得此於後已
長壽至幸何取目下愉快哉子雲論賦以為熟千篇

始可為之匡鼎說經老而解頤高達夫五十而後為詩此人皆享譽與天地並何欲速之喜足下閎才高氣篤志妙季我　明雖號多人然未有力振大雅能追蹤數公者此速故也僕今三十六泯泯寞寞恐晚成之難謀足下正宜努力自愛為古今一暢此道哉公議方申足下北遷未可知後歲當得接手論文於邸未盡未盡

寄新孝廉張君俞書

五月送足下見眉宇間氣揚揚自壯占已有勝相故

為長言期足下亦甚慷慨乃成住識十五年鮑子之
知一朝無須喜不必言想庭闈之間躬目盛事追念
生平快心何如遇如足下可謂有子克家千鍾逯存
暢過古賢如僕者竟無足齒耳然僕往欣頌足下者
富貴今已自有之願又不在此足下名家之後　鄱
人士屬目童山之側拱把為奇豫章之林合抱尤小
足下益宜厲節茂樹以副衆望夫壯士不為五鼎多
金自奉眦明矣趍家之士年歲不乏人須禁名可無
務乎同心有數相與期暢此耳領書圖荅久無北人

貴同年用甫應討作詩兼問足下并寄私觕無罪作狂

寄宣城司理呂玉繩書

自足下停節江渚惠臨徐穉之高義於今又二季多矣流景若馳愁人知長苦何嘗言討茗入宛自桐川百舍而逢自江百傳而近宛故佳地又有使君又當拜臨之辱託此名遊亦足裝壯士之懷暢羈孤之氣常一念以為予長少陵好游未必有此賢主奈何千載好緣當我而負乎兩年來衛恤損性病骨垂危家

禍未已民大毋尋逝歳荒穀貴女瘦妻啼饑此百凶閉
門隘巷詩書自寛以消天損耳何當舉足觀遊之歡
我人情有真不堪真無解夫愁至懷父母念家世三
歳薦難五載被麻坐老壯齡内外無成詩曰鮮民之
生不如死此痛豈特剥膚銷骨之恨也天下悠悠相
知者少入籍來惟使君知我心馬長平豪我意氣自
以不吊蹇坐休問相期要在二君長平既以薄遷不
振矣蓋爲俠之難容如此使君情慷兒戎近有大臣
之風異日倫鑒秉樞必使上有彙征之慶下無狹邪

之歌顧如僕者當何處之足下雖知我樸簡好任五
李之中此氣浸銷已怔心瘝骨自度無堪駈策獨素
腸在耳出時欲乞當塗乘便易地從容升斗以漸復
精理馬齒未頹顛以後為補闕報
主之計足下謂可乎選官擇途不忠不武惟冀六年
人理不受之苦猶當為都人士情憐且弛足之息焉以
待後駕亦御人之道也足下相知先布其私顛無相
忘時倐吏貧有一弟不能相食欲使寄餬口於四方
周視無知敢遣相累秋中哀士之思曾有感興一篇

奉懷長平與使君昔無三鳥相通并遣此馳神長平當尋別寄若足下先有壯人便且爲弟附聞之廬中人日夕難爲懷望得報歌令我對酒一唱

荅祝餘杭

廬中人憂多日月不知安知封外之故發書始省故人坐天柱下已四閱月矣伏承古歡損忘在舊言情篤切人之有心誰不懷知豈獨故人念僕僕亦念故人僕有氣之士兼抱風流之興嘗開襟結天下之豪仕淺交稀往又坐江陬幾無往還惟是三四俊人君

于文章謝好藉以緣飾俗心為吏之光不敢望公里文翁庶免虎冠名耳當時朝與夕難鐘桴鼓誰能前行令公于者越江千里之思每每首發兩歲前曾奉手札道扁舟下吳會不佞設次陳榻署都養候者日日今攬示不謂沈病中殊大傷心不佞望令公子何異謝安望子弟佳偎云何與人事者名士長志撫壯自力何憂何勞致令榻上卧此豪骨也即如僕五六年毀瘠草中古今人理少遘不藉此氣扶體從禮寧不奄然成不孝為天下有畧人哭哉遠意相期頗公

予與張生共保此功名儻來未可量也遠遊住山求天恤宿好適見門下書令人甞登天目望海之興門下但能給以數馬入山厨饋之須了不用煩冬初仇邊道主可相累也都雅即媿相如寧不以故情叨令客寵式寄此馳意往矣僕去禪期尚半年此興應可待

寄致武昌邵司理書

昔者予羽登言氏之室徐孺下仲舉之榻傳記以為美譚蓋地固擇令令無擇地賢者相得而名益章不

佞蓋故令舒一年舒巖邑僻在江介山谷之中其地
無賢士大夫㒒家者二十七年則當時大小山鴻烈
之風雅澌落盡矣既得量移貴邦何異出椎結而被
章甫吴故東南之美不佞生里又文獻鱗次之地居
平所習聽記高才生衷然如門下數公蓋久醉心尸
祝之旦夕欣然庶幾執贄子賤師事兄事之節焉安
知不假一至之緣領空符三日遂以杖哭還里哉只
尺邈若江河此恨與悲親同㒒五年在此矣出處寥
遼無所從各公大人一攄素腸會嫃翁盧尉從事在

蒲圻者人攜其家書來首哆口極頌明公淵德美政之懿已津津動故心曰安有天下賢豪若此不得一見又述門下與吳令公蓋語次及不佞而必褎矣則歎息揚袂而起豈曰庶幾翁伯賢豪知不知之慕哉英雄相期無待顧問往賢神交之風僕何分得之足下感激向風莫知情之至也大賢固畧踈節達士不討求同是以越千里無介而投書亦稍寄向往之雅如此猶門下無按劍婦翁屛吏給斂不足樸無他腸則有餘全才不易小官難容如門下借同臭之餘芬

噓拂之則覆植之德也私布腹心不敢自必

寄孫年兄崇德令書

履變四年不過語溪拜子大夫之辱僕真無心人哉禽獸閱月有啾唧回翔故處之悲而先人受疾學宫以歸九原飲恨中實不忍過而視焉獨計當仁兄入茗式廬之雅又以疑於鑿坏之逌者此豈天數哉引領惘然家弟㸚㸚粗通故章句之業耳自且待硏何足為人硏僕嘗佐漢通儒如鄭康成廣師抱經數十年尚不難千里西入關甘為季長下席之員居久而

後以箕顯若今阜比絳帳之儔嵬嵬者誰堪為馬鄭之都養哉蓋以世無博雅俗習偃勦天下始皆兒儔矣此實為吾季悉之又聞仁兄諸郎英英神令都海上奇物譬如攻玉他石之錯終日不如昆吾之一切也夫乃悞後俊乎為草野樸子進得觀習朝夕於大夫先生之緒論實私命焉寧微學學半之獲則藉福矣䟽淺末學散誕狂生顯如樸馬乃今日就絡調之始也細者仁兄宥之鉅者督責之不及者援勉之是則有世誼成美之望如以彼俗嵬嵬者相處則仁兄

路人之矣第所不敢領也

寄鄭允升進士書

僕自第時不知喜今年為足下乃喜以如足下高氣雅調詎必是為多然後知至寶終遇生材不虛豪士之平生可吐也僕兩人相結著吳中十五年不意足下太常名數相編吳人一時閧然傳稱朱鄭豈謂同調之驗在此頋亦奇矣且吾等居平往往談千秋之業鼓掌而起東不獨𢹂樂必和奏自蘇李曹劉潘陸顏謝誰非乗權比肩合曲唱應以呼召天下青蓮放

小少陵流客。一隅陽絕中朝士大夫遂不挽大厤之變。今足下既起坐中樞使如僕數三輩稗翼而出。亦事有望矛君才當履中秘然君落拓能文有名以故所見格之事故不可必也設當作縣者則須以君家阿虔相勸僕昔有此意君敏給又不如我量而後入。何不以執筆希相如子雲業者不盡言無責相知黃山人費山人都同此議。

寄陳司理立甫書

三年山陰之興竟不及賢主一遊。今人東望慨然僕

卧久矣。壯心何所試。顛在同輩。今兄弟四方應召者
五十餘人。足下與呂宣城。又吾同味石交也。彈冠之
喜。豈在私情。近來天下無地無歲不水旱寇盜四出
士伍屢譁　國虛民窮。吏偷政急。
主上既高拱禁中而大小號章。一切留不報。外無敢
諫臣之名。而內有防口之竇。僕嘗汗背。念謂此禍甚
於廷杖。夫飄風驟雨。不終日而霽。積以重陰霾霧數
月不散。則蘊濕為蟲。萬物無復生理矣。足下亦念之
乎。今士大夫所榮。必內補臺省。翕然皆為學眦矜翊之

具招權擅威福耳有自喜多易則悖一狂名席為終
身地誰肯以實心謀　國如古人涕泣之言者夫夕
郎御史即尊榮間歲所除補不下數十人尙何之為
異豪士所急政昔人所云諫官與宰相等此語足當
者歷朝無幾耳足下高氣古人之風也功名自勉耳
寧有額哉貧人無所贈行小詩一章略具六年孤憤
慷慨之意向足下知已歌之他人不暇談此狂言也
大隱園八咏亦奉去此出遂題甚難不知有當高人
清興或但堪作武庫棄兵也

寄比部馬長平書

才品如足下佐郡五年始得一郎不令天下之豪短氣乎平生慕古之懷杆世之畏兩者交戰胷中今復使足下為前輩後車誰敢復驅方今天下以水濟冰誰為甘醎之和者防川之微已見矣處言者必無口有口者必不令言此何時乎唐虞濟濟吁俞之風真若此耶天下名高之獻半出秉權治象號稱太平頋要皆表虛聲而中妙用不妙則不煖席以去僕常計之以為不暘不雨洪範所云蒙兆其竟不知何時耶

開怨必有焱風迅霆不測之候也遲弥為毒耳雖然
五六年幽憂之子坐頭白矣一室之事不知辦安問
天下向奉事臺下時英英故氣若欲持之不堪嬾散
乍振復消此豈能落落作度外事何開口談易也徒
以憐才之私為臺下懊中又見呂宣城來對談四方
不勝舊態狂奴自見於此為詩一篇言長而志肆已
成不欲滅之遂遠送攬仁兄無宣之後多為話棋耳
春來執手近適移家冗不得瀉言

寄上翰林學士黃座師書

京兆賢書流布天下方推相士快得人不謂反以得
人被逸口之訕訕也世途多畏人情難殊如此似非
盛際可有雖然積羽沉舟積毀消骨語則故然未其
手者舟為可漂之物骨無不鑠之質積則勢不勝耳
如其受口者若火之焚玉也是儻孔子所稱堅乎白
乎之説乎老師閣下自保心如皎日即舉一世而吹
吹之吾無損者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也夫賢者
之處謗也天下有三觀始觀其以既觀其處卒觀其
安太倉相公平生義概惟以負氣繫天下重望須辯

子一疏亦竟以負氣召天下多談此豈其以不是求
處不善也白首功名敗於須臾之不忍寧以相公五
六十年厚養㘨中未了乎蓋信已過而降心少耳以
故疏報一出而外議乃高申公與師臺之量彌尊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昔者周召之聖有不相説
孔顏之契有不免疑信目常庸恒情信心聖賢難處
一心自保人面不同事久議定吾不言天下有代吾
言者閣下朗識已洞此矣今須絕口不談以便乘間
居間更為罪言者地自是千古盛德事豈令傳記獨

文潞公領此美哉弟子狂贛遠獻區區老師閣下能
容造口者定不過此論也呂生被召自宣城下苕見
過追而送之昇山為舟中半夜之談遠念同門趨走
故情不任慨喟因草此記上問興居壯年坐老六寒
暑矣蹇滯憤氣所不必陳今時事又不佳東南半壁
水旱連三年民搖搖有不肯坐死之氣憂心彷徨無
所試見閣下方秉權　中朝須聞所以起死而惠維
來者不勝代請命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終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一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致蔡觀察書

日之燠也不如爝火之養爲其近而獲利也臺下涖湖二季湖之饑民頼臺下生活今儼然揔臨都會雖二百里而近然痛饑痛呼之狀終遠無號訴如失怙云故苕之士民皆云荒季兩失其穀如長春託龍門之御切披霧之想又一人微私介歲更始糧服且近

念起豎儒也又習吏未久遭六年海邊僻絶之卧憂痗自放散誕如性恐山中之猴不堪周公之服矣今一旦欲重束縛使之緩作詭銜之馬乎臺下愛我向目末勢必有為教長梧者尚須借一席裝覆示之至幸至幸

與李牀玄計部談文書

吳闕遇牀玄令我夢寐不忘牀玄處我故周旋多恩然僕自負度外人耳感激分甘之私不至於此長春之望牀玄加於牀玄自望者方今天下文事大晉左

説饕趄淪溺骨髓極重難反僕自秊二十来蒿目險
項不甘之云與其雄王於椎結寧稟約於中朝盖㢢
淪胥先民之業目披口呻手畫心規自以倚人之好
習於南荒海曲者過十秊亦嘗嘗自隱匿憤畜震其
一旅仁義之師不足當楚莽之惡輕出一敗士氣不
復可鼓又以彷徨相士四方求結同好須一天授真
人北面而事之為輔倡大義中興可望然而未得也
里中鄭允升進士居乎兄禮之溫雅自成而或歉於
氣又嫌其嗜酒輟業他遇三四公面前慷慨談大雅

向我甚壯徐察其才志客氣浮慕耳似不免於蠕望進退未有如舛玄之令上拔俗而希古篤也舛玄佛家所謂利根有夙世之覺不緣聲聞者出此即可根淖而鶴立世中如僕所猶惓惓則疑舛玄粗有中散之嬾人未嘗於天耳僕爲詩自二十七歲始時未脫於制科章句之故又貧也俯仰口實疚病之勞苦居半既而進則爲吏棼雜於孔道之敝退則悲思泣涕於廬草中而口不敢厭吟無三月手離於佳牒也今舛玄之業先於我舛玄之才情倍於我舛玄之處位

十於我烁玄之精力三於我數者皆天假之資也嘗
令從容避世郎署席與四資者大肆於不朽之計不
數年可班揚馬而衙曹王庶幾所云真人在茲亦是
南斗千秋文章之氣未盡又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
或此 一代華國之典所寄烁玄安淂無念名不易
成時不再淂如僕行近四十仰白日但苦老矣日既
中而駕遠誰能弍昔皇甫玄晏齒逾弱而就傅甯應
物出於羽林侠少之徤兒脫身解劍而轉為士令兩
公與烁玄校時則幾老馬不茉矣然而俱以述作垂

當身之譽蓋其書也今章介大夫中道而習古人誰有為玄晏病末而不廢書者而剽竊尺寸遂信手師心自壯亦知不合扵古則橫立無前之談以蓋之夫古可勝也姬公何必繼日之仰思而仲尼比七八百歲龍鍾之商大夫是為偽言乎此誰欺哉未必從來才人不盡作江文通之說然而後世信者安在也此病起扵愽名速馭才難而偷日多故將見彈食炙耶夫廬井之舍匠人目巧斲之討日而落此其細耳若以未央之壯靈光之巧雖使俞兒輸子並集扵門構

吾知其不可以刻也故取材欲博儲精欲弘會古欲深夫木鳶之飛豈一刀之力哉今日道壞甚矣趁庭夫者不以急劑汝玄好自愛

致傅道李約齋公書

長春木人腐儒耳又自趁家滯一吏七八季無所見短長自效結當世賢豪獨區區一寸景行飢渴之心如偕御執鞭則不敢讓古之士者每聞名下高風雖在四海萬目趾足常若神往況臺端負江南一流之望借臨會城郡中吳興又旁郡是近耳其趁風沐化

常首於他又以緣海壞里之棲執民禮通謁之便一披青天目擊道存此猶愈百舍重趼南問之苦矣生之不辰幽我雪涕塗草中六年於茲上侘傺於犬馬壯齒報

主之氣下墜隤於孤憤厭愊時下之居中又阻絕於結納如深山道士見人退縮而無意閉門卧席捧手桎足如坐囹圄耳即如今禫服未除經過國門不敢進身欲有陳請而無由故敢徼蔡公祖之寵借言於季路又愳夫冒突之比草野也謹稽首望風疏其雅

心夫士悲無媒而通況其未同而干澤乎此與女不嫁而乞火蓋世之醜行也達人包荒遺其忝戇幸免大罪如討以繩中其櫝之為窮髮亦何辭

與李妍玄書

歸錢塘道中得足下復書三歎而起雅絕久矣幸有公等出千秋之事可振讀至足下盟辭益令人心悽氣壯方今四海交道誰堪以此古義進者惟是其識器不廣大業終不就如妍玄真吾所歷見高才獨恨畫地趨耳能崇勇志何不可成古人傑皇皇求友多

年矣始遇朴玄朴玄無言且不敢不言又敢言言而不言應乎但朴玄好自護惜去冬至今曾無一訊恵吾口僕雖有攻玉安所定其短長以效知已然大約揆之詩有格調人有才情後来往往棄格工調離情逞才是説美人之色而好畫龍者也夫許美人者憐目使一身皆目則不成人百圍之木為大厦棟如椽櫨皆等則不成屋足下試取三百篇騷漢魏晋與唐初盛諸君子按以律後則皆土偶矣故大要名人反有拙韻而愈研者愈下此自其情格所至應如此耳

既至則無取於多多而遂外文掩其質是傷雅之斧
也且今人亦實不知調與才調者音響具有神韻才
者煥發出於情理美人容華綽約自然耳安云粉澤
俯折以為麗哉此語難為俗眼道故僕吟十年餘亦
不欲為俗眼喜昨陳公衡共予譚閶門公衡道予詩
品自高第時時樸無色予因索公衡詩攬向公衡曰
足下病我誠是然我反欲獻此病於足下此郎前說
也文章公事政欲相成又遇同好安敢不盡書中見
足下傳陸大語亦以此意相感僕昨見陸大荅詩似

涉負氣于律法不甚諳又時有時人口吻政欲與相見一論得失今不知陸大所反唇我者亦復何等病足下所云議亦不開說語云善視者不自見其睫僕嘗怪世文人多犯自雄又怪其速得名自雄得雖速名無名兩者僕安敢自蹈念夙昔盡之語令人毛豎矣便欲足下停工取僕所呈諸稿盡賜閱定所不可顯指所以標於上子長之史尚付人竄正諸葛之相廣集衆思僕何等人作夜郎面目欺天下無豪乎額足下無讓夫佛法不二尤多詆難洙泗之間听听如

世語曰山有木工則度之今使足下為僕度而僕又以足下度為度卬其所是雖其所疑是不當一大楊榷乎足下無讓

與故鄣侯林書

不佞以新屬部民執版以謁如新婦奉榛脯厥明庭見耳賜之余豆足以成禮何沐臺下重席升俎之睨乎自牟来廬居深念所傾慕名流博雅蓋神交久矣一旦披霧睽騰上下千古之談語語自快所謂象罔得珠旦暮遇解世運尚休生此英賢 貽代鴻業之

望在也以門下朗襟玄風超世自上政如淩霄之翮
難可以樊籬相籠而俗人必欲以百里才相格求門
下於繩中此蒙莊所以曳尾而步兵所以哭車也天
下多耳視每念此可歎浩嘆然顧門下葆光自愛達
人慢世何物足為芥蔕者長春雖遲暮蹇産然其涉
世不能勝吾氣自信落落久矣寧希門下之風不成
無甘娓娓習婦女子媚也交淺言深此亦俗諦僕以
為名士取意合不在慇懃之接萬里未面不可為淺
何已傾蓋而不敢盡乃侈然吐其餘惟大觀諒之幸

甚

答舒城張明府書

蓋聞士有同巷不相通千里而相應知與不知也夫苟志合如蘭何假關名朝夕然後氣求則賢豪之納結四方者寡矣僕即魯人嘗以此意託附緇衣之類故昨見舒人仰名下奏記抑其高山宿心不自知蹈於未同無何接翰使從江外二千里至則不佞實於同心聲應良自足慶矣温指見推枘之人非所堪之舒在巖谷中又當孔道故其民煩敝而嚚又聞其數

年荐飢之後得仁君撫摩而噢之漢良吏於此爲盛
僕舊多疵政又曰夏蟲不可語於氷安得適時相料
哉惟是二三役人所貫一年餘可任煩得真爲蹏名
効力臺下臺下澍被仁之亦可備前事顧問也

別𠇗玄書

𠇗玄足下自此遠矣河梁一尊之情外吏萬里之隔
即繫悠悠故人之懷非其至也方今天下世路弟靡
大雅陵夷僕雖隱然負𠖥鼓之求十年乃得從𠇗玄
以𠇗玄高氣風才又少年也穆然不朽之二三所自

有無須長春為曹丘獨惜不得與足下朝夕如昔諸
大夫聯署聚首之歡進著寅恭退諧倡和竊扶蓬之
義盡攻玉之長今姊玄雖少日月易逝如僕又頹然
老近矣將恐一別蹉跎失良友之益後來短髮江湖
相視而嘆何用乎志士念此足令眉豎夫靈美熏人
燕朋溺人衆城移人盈氣自上惰氣自廢疾氣自苶
其半外捷其半內閉近弘才大士白首茫然而名如
菌往往坐此夫淇陽之竹不矯不縛不足射遠一日
而蘗弓其關立拆故僕求此義幾半生而中背然無

成今別狀玄鬚與共之美才自愛長春始悟不畏無如何矣小吟一又贈徵君左相歌一書去為謝忘年之契中有異曰

上主爵朱脩吾公書

軄聞擇官而仕士之恆行也陳力而就義之通節也故勇不辭難貞不敗名與其奉慕高遠強任夫以扛鼎其罪不減於選蠕而偷力均歟君而自負之道也軄本起後生樗材家長東海之畔五湖之涯不聞見四方長略徒有好脩景賢一寸狂

氣猶焉若免自希附於世名流而才具不副動多弊
舛又有瘵疾羸不任勤往令舒幸台下梓里比壤也
弛以傷縣必恭之義植作栁而生之又地荒民有淳
風僻在江淮中土吏得藉以避拙逖縉尋移虞山於
江南故首號為難當時廩廩委命幾無免矣而以憂
脫然故時力猶可使也今一卧六年連哭三喪支骨
嘔血耆明失心之若備經之矣神明銷於號慕形骸
僬於草土幹理盡於斂封所餘血肉微性存幾希耳
向故無才也即才無可復用矣夫塩車之駕伯樂過

而泣之非泣其用之屈憲其材盡而不可復也况以
下駟蹇足十年絶其水草騰效之性閑憂縶絆毛枯
骨折乃敢侈然不度負千鈞之駕與上襄爭乘嶺阪
之駈馬死故不惜謂一蹶而泛主人之重死足贖乎
事君者量而入不入而量及其知窮力竭一敗而噬
臍無奈何矣傷在躬之鄙壞公家之務遺知己之羞
長春不興之言異時詿悞抔有司之綱臺下雖欲存
奮憐才左提右挈為長春理苦而請命亦難為也夫
老馬為駒人若不知尺短寸長人各有能見巧賈勇

本名務大抱棼絲之理任剸割之利試脂膏之潔非
職之能也慎簿書謹身率衆居以恬平猶可自效優
游執版約以趍繩陪叅諷議別有微長報一
主不在一途取人惟其所器臺下能恤而寬之處以
閒假稍養數年之力復既耗之精犬馬未老當足駈
策他效稱荅知遇如一試而顛不重振矣且賤年逾
三十猶尚無子六年服舍不暇冒禮置妾近過蘇門
買得一女為念嗣事之重遂携家以來妻妾數口俱
度濟而北貧裝重挈既不可復南而又恐大城巖邑

累此積毀之軀生之不圖而皇閔予此又人情迫切
重計不敢不為臺下布其腹心臺下厚德清鑒愛惜
人賢及拔後進自入吏部天下無滯才而職又託於
樹人有年矣今日之請德於骨肉非臺下無可望敢
敢委命職自便饔食茶飴不辭攻苦寔無敢乞善地
自潤第於北道畿輔河洛齊魯之間請一稍簡薄者
免於戴星則是臺下呴沫而活之也立功未晚尉知
有路惟台慈察幸甚懼甚

與呂吏部伯繩書

歲首得李關尹寄 山公詒書故好温温見玉繩令人
念遺跡之詩為長漢近三代已有蕭鄺輩傳此名今
益陵夷矣挽古在公等世道之幸豈不佞一人敢任
然長春曩致請畫力乞簡事扎中了不及将作謬語
耶人材故有便不便長春樂託狂人目為風豪曠任
則未能而中 庶幾幹理趍走實非其才今又横加六
七年雪滲塗草人但知春故時春精已消亡矣不量
而入覆車無救且當塗者用材如掄車不足為軸猶
足為軏如相馬前不取道後可任載即如今日稍寛

長春而養之數年神怡精復後路別效或足自振事君者寧必籌領之寄乎一意定委以不堪官人不如馬一跌無復駕理矣仁兄故知我又目見其狀又身在論材之司當使天下人人當能如春恐不念哉至他時不勝梦㩁身病名毀官敗以負相知即欲為援手拯溺不得出暮矣春三十餘無子已挈妻妾來北渡河告仁兄留意官是長物似續至重亦自可念

荅孫公子成憲言詩書

病客嗜眠亭午方起梳頭則華巔至又浪浪長句也

握髮吟過不已巳甚羨如長春者吳興谿中一鳴蛙耳耳未嘗聆雅奏何承大士扂問詩近體故難歌行似易更大不易手提萬兵布陣分和刁斗相應中材有制之將足不敗馹烏合多多之卒臨戰若搶攘劍矢之中陳如雲氣如風捷如脫兎飄忽變幻殺敵如草積而中權不移士不損此非雄豪宿將誰辦哉是以淮陰不常有也然此談於法之內者思容嚴人攄情陶性之章寧拘拘法哉十二國風人都里井士女信口貢情之物今為經也要有至不至耳至則有法

在儻聖筆之外三千並載安見無非拘拘者故僕吾吟十二年矣未得窺其堂况論奥窔哉對高人好雅道其宗指如此

寄潘徵復書

暮春龔茗仲夏至濟沿途大夫都新奉　德意絶假道之私交孤滯小吏尤艱仰于不得尚書一符之使幾作木梗流落江湖耶入幕府謁談讙如父子凡五日盤桓資關繻駈馬疾走長安妻妾寄居城中行以兩安尚書拔後進其宿心眷彝梓其天性然令人人

叨分如此雖决黄河以潤九里吾知不給也乃知足下緩急之誼遠過于人嘆然私念足下高識士也拔衆見取定之非録録而僕年近四十矣財出補一令無所及時致犬馬區區報塞

主上取名立業以稱知巳坐而頂白雖有氣何用乎足下豁朗弘度三倍於吾鄧巳信於天下矣應龍自飛無賴雲霧之助顧木生平野其末立見處於高松之下雖尋丈猶曖曖也尚書鴻名駿休卓絶天下矣為其嗣者不亦難乎伯兄宜益祈鄧明德之務無云

家風奕奕易稱當今杜迹廬中盡羨古人言沈濡日夜悖其指歸論而約之上可以經世匡 國功下可著一家藏名山之副古今名臣高士未有不自經術傳記中起昨見尚書深以此意相命遠贈乃合雅心敢以中藏自欺良友惟賜圖之

與舒城張大尹書

春來兩辱馳書損惠寵出廬之客德意甚盛夫天道惡盈好謙人心不然附其高而掘其汙故翟公之門有羅也何意超俗古道見於門下甚感甚幸僕舟行

瀆中原蘊陰涸水遷次兩月棄家任城而馬首遂北
然徐兗齊趙古列國天府都會之區茫茫盡為焚土
麥斗一錢而五民半菜色過者寒心瀕賴毋論行李
之憂也入　都方念江南故鄉故遊舒騎書迎理使
君若來又聞疫癘流行合城而戢戶者纔二十餘家
行道枕死大半原間棄麥不收此尤堪痛天下嗷嗷
凶灾不保此非吾等封疆之臣所隱憂式臺下肯灾
救死撫賂之仁定合詩人匍匐之誼僕今出吏必倏
地也足下有餘畧相寄示為地方之福豈直一令食

其賜

與呂吏部伯繩書

吾里安仁令鄭允升明選風雅金玉人也弟與此君唱和十年知其好古之氣當今無有而知其温恭之度甚於吏無當也可惜此輩風流都士不處金馬搖天之區而與我等刀筆伍已是既美人爲操白奴使矣何堪復苦以孔道巖邑之難乎弟爲此兄廣詢遊者皆言縣惡如無米作飯理亂絲而棼之恐庖丁之所爲躊躇而况鸞刀和鳴之割乎久知仁兄憐才如

潟此君恨不介與一見弟之熱腸急友切於躬不敢
不為兄告官人如器自吏部事得改一佳地坐數年
他日收其效是足下為　國恤賢也

與刑部傅汝遇故侯書

弟素有麋鹿散性不堪衣冠檻束之苦何況作吏今
六年忽頹老將至矣重習折腰向人前嚅唲真是短
氣又病又嗜眠以故託而逃拙於此抑仁兄蔽芾之
區巳有曹隨之思乎長安客四十五日候即官不至
巳參差財半月耳胎車難留曲室竟阻悵悵就道如

矔目而登山傷無相導前有危巖引亘而仆矣可懼
可恨已入邑訪舊何啻三異焚焚規條使海口要荒
三年成建德之鄉受其成而卧理之可以延日免過
萬幸萬幸獨生必清福素無德聲聿逢境而蝗先驅
殘食邑之半隙萬戶失秋嗷嗷嗚嗚不知所以拯之
賢者則歲善不賢至則歲侵天道從人巧不可避以
此思懼憂可知矣即欲脩省緣飾以從吾兄與百姓
相休嗔恨遺籍闌畧終懌焉不詳俗又頑野故俟之
席末寒風聲一變掃地日以抗巧試我每詢及舊識

頭無肯語者是不得不請於仁兄也忠新令之告獎兄弟之美弘故部之恵知賢者無讓

上東光馬大叅舉主書

長春受門下樹人之徳於羣弟獨奇報門下奠本之思於羣弟獨後十年來見猶寬瑣青袍之吏將韮草野猶是小禮而律以奉揚明教效義爾知則愧怍矣師臺不為子雲之麾又從優接之鑪錘大教贈餞稠儀壯夫有氣感激欲奮別來差池道路朔後始履新邑正與流蝗相迎四境顆粟幾不留餘一日而抱穗

赴愬者塞門心私憐之遂以身外履丘畝内校文牘親抱而赴請命于諸上盖桔据馳逐期月未休且至病矣是以羈師臺境外之問且奉命掄才訪士兴雖齊地而伏生之業寥落不振宮無數人耳又求之他經其稽古儁偉者亦不易得覓後拔其一風調可耳謹呈奉覽備羣公子麗澤相觀則庶幾非魯鷄伏鵠之任也雙旌計㢤守土者不能越國而送於車下新吏又若於藉手率畧奏候顛君子無過踈節至望至幸

與傍縣諸公書

生平讀傳記慕齊魯郡國古風是昔賢茂宰循蹟之邦名士大儒振起經學人倫之故天幸得遊於斯然封疆之限在齊燕塞上海一隅耳地無名山川之觀俗多髙畱古跡筏如也每思憑軾結轍四歷大東之區訪其遺風攬周漢之盛抑詢望三異升諸君子之堂問啟請益以不腆敝邑介在輔車之國惟是匡扶昭訓賴庥成以自免入而問禁吏不可出於竟又逢天灾流行蝗降敝邑會在初至不知所以振恤第虛

煩旦暮之稽閱而焦勞無涓請命於上是以勤渠不自寧未有一介奉素書告至稟受於門下而使者將幣實來又謝厚之不亟其過何辭天合其成部使君之徵令旦夕至諸君公將率賦抱牘會於麾下詩曰洽比其隣婚姻孔云惠徼鱗壤念同軌之好登壇而申命之鄙人其執耳以聽藐東夷之子附庸之長賔不與冠帶之盟則惟令宿滯孤植之潦倒後趄無容賴託不肖之軀謹先布其私

答茅薦卿書

國在天末海頭荒莽隘僻無所業其曠懷坐覺心褊
衫至蓬邑竟大皇勤民之恤而撫視之令所不暇辭
日草草勞人心煩而南北飲食風氣不宜居一月而
病矣閉閤支順得奉故人遠書如饑飫太牢令人狂
起此中得報遲仲秋末始見足下請告性其早計令
來書云中道聞伯父殤疾偶攬記漢有太學生達母
遊忽以心動乞還至則其母以是日病瘡方劇得吮
療以差相守更多歲人性所篤必有奇感今薦卿之
事何以殊此曩决計日則孝思之應耶友如薦卿忠

孝茂名令我愧恨贈言深至古道可欽然絶世之才非傑所當夫不深藏者政非良賈也安有大直而不若詘乎龍蛇之説僕近來乃知服此藥且又履下邑寡務雖有心開剙才庸何所施譬夫琴瑟不更則不調驟更尓不調故喜事之罪常與廢事等弟奉明訓惟領前人之成坐而畫諾藉無過矣又弟久滯心澹歲淌之日惟所移之無復諸丈飛揚之想吾又何求多於此故部之役告我南馳郭命病中捉筆奏記歲晏遣奴還當别候足下於綵舞之席

報海豐劉侯書

生平無嗜好唯於佳山水有宿緣願與高士清流携手躡屐而周攬之此興未少試已過半生若其求士皇皇慕林宗之風咨諏聞見十年高曠風騷賢豪之徒寥寥實少大雅今幾絕矣方內藉藉諸長者畫龍虛聲僕不敢信也昨來補吏吏簿責判署大惡人懷又平土無遊觀之奇僻塞寡四方之客陋邑稀文藻之倫蓼蓼潦倒不堪故態消盡故向高賢嘆一狂言足下何采而憐之翰牘翩翩自海上來望之令人庶

幾有秦漢淩雲之氣乎邇病中起予神骨欲爽翥鶴見飛而搴忘其檻之畜也意蓋然與僕曾人好古徒區區無能為役世人嘲我為畫虎之狗亦無自解足下少褒太過非所當非所當然方今溺音大盛談古者不振矣僕二十年扼腕之憤稍有慵窺常常對名士噤口不覺其誕顔以邦國之間脩好會而陳席以清言侍君之下風才流易得雅業難就僕何談容易娓娓娓娓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二終